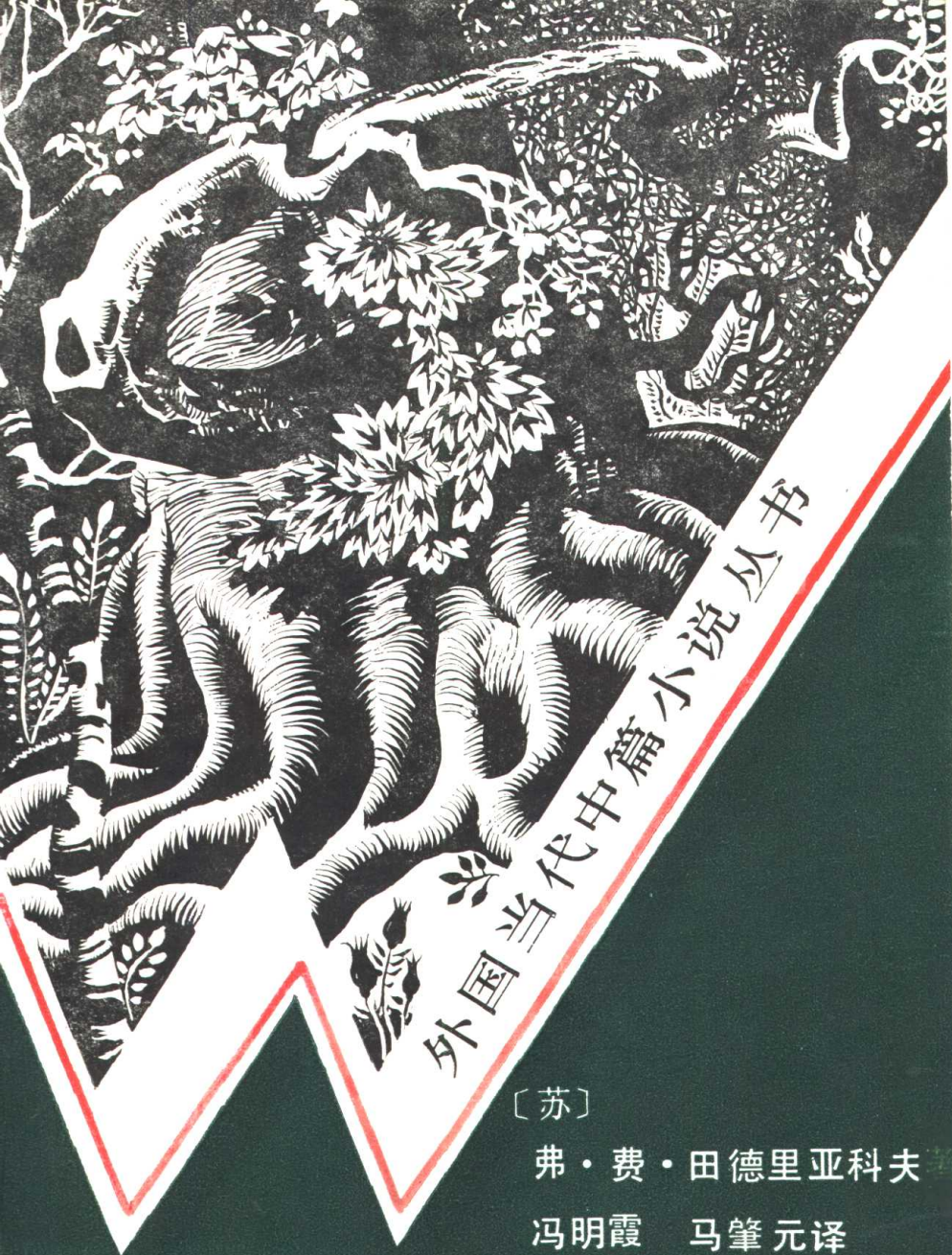




外国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苏〕

弗·费·田德里亚科夫

冯明霞 马肇元译

审判

45



1990年 10月 10日

审判

审 判

〔苏联〕弗·费·田德里亚科夫著
冯明霞 马肇元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СУД
В.Ф.ТЕНДРЯК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本书根据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8年版
《田德里亚科夫文集(四卷本)》译出。

审 判

〔苏联〕弗·费·田德里亚科夫著

冯明霞 马肇元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4¹/₈ 字数 69,000

1984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86,000 册

书号 10228·075 定价 0.50 元

赤褐色的林间小溪上横跨着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桥。两条狗正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从木板上走过去。那打头的一条个子矮小、毛色淡黄，不时停下步来，神情郁闷地往回瞧。狗的主人、猎熊老把式谢苗·吉杰林颇感兴趣地注视着它。

“你瞧瞧，害怕了，这坏蛋，”他感到奇怪，若有所思地说，“这可是卡琳卡呀。往旁边走！……走，没犄角的小母牛，走呀！你怎么啦？……”

“地方不熟。”医士米佳金不无深思熟虑地宣称。

“这有什么不熟的！喏，就算摔下去——也没什么大不了。比这宽的河它都能游来游去呢。这辈子它可没少遭凶险。也真糊涂……”

第三位猎手只是默默地将目光从狗身上移到了主人身上。

大家把武器摘下，小心地斜靠在一棵枝叶繁茂的白桦树的节节癭癭的树干上，然后坐到晒了一整天的草地上。两条狗过了桥，精神抖擞地跑近前来，伸出舌头，在吉杰林那双沉甸甸的靴子旁边躺了下来。

卡琳卡和玛琳卡，这两条狗虽说是母女，却毫无相似之处。女儿玛琳卡，长得比母亲壮实，毛色更深，看起来要老些，显得也威风。以前人们还感到奇怪，为什么猎熊人只夸奖卡琳卡，即那匹清瘦、外表平常、因脊梁上翘着一簇簇毛而显得邈邈的狗。而今，当这两条狗躺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分明了：如果仔细端详一下那狗的颞部，就会发现，在卡琳卡那狭长的嘴上，由于那一条拖露在外的湿漉漉的舌头，那一个个黄黄的獠牙和肥厚下垂的黑唇，似乎凝聚有某种残酷无情的成分，某种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猛劲儿；一对小细眼（就仿佛皮肤一直绷紧到了耳根）在猎人们脸上扫过，阴森冷漠，毫无狗们通常所具有的温存。任何一个局外人想必都不会萌生闲情，伸手到这个额头溜光的长脸上去拍拍摸摸，以表示友好抚爱的。是一个令人不快、但却杰出的个性——你不由自主便会相信，这样的狗决不会在狼面前却步，扑向熊时也决不会有片刻的犹豫。与母亲相比，骨骼粗大、胖乎乎的玛琳卡——则是个老实的造物、温厚的体现者了。

在不大的林中空地上，耸立着两棵白桦。一棵粗壮，瘢痕累累，枝叶遮蔽了猎人们头顶上的整个天空。另一棵在旁边靠近河岸的地方，齐腰淹没在高高的灌木丛中。在树围达一抱半的满是窟窿的树干上，挂着一片片硬树皮，一根根大树枝，仿佛是一只

只痉挛的瘦骨棱棱的手，上面连一小片叶子也没有。可能，它就是这棵粗壮的白桦树的母亲，这片幼林的可敬的始祖。已有好几十年了，它的根不再从土壤中汲取活命的浆液，沿着树干往上输送，可树却依然执拗地挺着，虽死而不倒。

太阳已微微向云杉林梢斜去。热烘烘的空气里散发着一股蘑菇和腐烂松针的气息。大自然仿佛变得沉重、安详起来，一如人在饱餐之后的迷盹状态。云杉无力地垂着沉甸甸的枝梢，白桦静静地在空中伸展，不见有一片叶子颤动。只有隐藏在柳树丛中的溪水在令人心醉、催人入眠地潺潺流动，只有蚊虫在头顶上嗡嗡飞舞——周围是一片寂静。

猎人们摊开手脚，懒散地躺倒在无人踩过的密匝匝长满了软软的小细草的林间小道上，感受着模糊而又让人陶醉的自由。没有操劳，不用思考，就那样生活，用面庞捕捉着太阳的光辉，用口鼻呼吸着蘑菇散发的气息——作为这些严峻的云杉的同伴，未开垦的大自然的一分子，你就整个儿融合在其间吧。只有蚊虫让人烦恼，对了，前面还有夜间猎熊这一不同凡响的事业在等待着，这一意识也微微兴奋着神经末梢。白桦树下的枪杆闪出油亮的光芒毕竟不是毫无缘由的。

二

古斯托鲍尔区的乡镇、新村、田野、草地、牧场——一切都淹没在森林中。林间土路在林中畏缩穿行，颜色发暗的小溪在其间曲折蜿蜒，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是一片片湖沼，象一面面黑色的镜子，泛着寒光。针叶的海洋束缚了人们的生活，甚至猎手（此间的猎手还为数不少）也自感只是森林的客人，而不敢远离村道。唯独谢苗·吉杰林，当地最著名的猎手，才可以对森林了如指掌，因为他在森林里过了一辈子。在阴森的湖沼岸边，在神秘莫测的桦杉混合林的荒无人烟的去处，他都亲手用松树圆木盖了小房。这些小房也就很自然地被各村老少称为“吉杰林卡”了——科舍洛吉杰林卡（位于科舍洛湖）、古宾吉杰林卡（古宾沼泽地附近）、利普、莫赫、普罗科申……无论谢苗走到哪个密林深处，无论是在彻骨严寒的冬夜或大雨如注的秋天，他都可以找到最近处的吉杰林卡，生起石头炉子，烤一烤衣服，做一点饭菜，象在家里一样自在。

如果说谢苗·吉杰林可以随意支配大森林，那么躺在他对面的那个人迟早必定会摧毁他的统治，

此人叫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杜迪列夫。

迪姆基小村与它周围的库兹明基、杰米扬诺夫卡、巴廖内耶—戈尔基等村子毫无二致，那不过才是一年前的事。一幢幢圆木搭建的不透光的村舍从河岸上了望着一个个睡莲般的小河湾，村子里总共只有一条小巷，只有一条土路穿村而过——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天明鸡啼，日落牛归——村村如此，迪姆基也不例外。谁能料到，一种不寻常的命运正在等待着这个最不起眼的村落呢？决定要建设一个大型木材加工联合企业，不在库兹明基，也不在杰米扬诺夫卡。紧靠着圆木农舍盖起了一幢幢木板工棚，开始奠基建筑砖瓦结构的五层大楼，有许多土墩的牧场上，掘土机扬起挖斗，动手挖掘大型地槽。一批又一批形形色色粗声大噪的工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甚至迪姆基这样羞于启齿的称谓也从日常生活中消失，换成了富有感染力的迪姆科建设工地。而无所不能的人物杜迪列夫则成了这个工地的主任。

古斯托鲍尔区的领导们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是修建一条由区中心通往火车站的大道，铺设五十公里坚硬的路面，这样就可以不损坏汽车，古斯托鲍尔小城到秋天也就不至于中断与外界的联系。作了预算，打了申请，双手一摊——无能为力！可杜迪列夫刚走马上任，就立即动手，不仅修建了大道，还铺

设了铁路支线。真是做梦也不敢想呀……他开辟了公共汽车线路——从迪姆科建设工地到古斯托鲍尔，从古斯托鲍尔到火车站。他振奋了区中心小城死气沉沉的生活，使那里到处都是新来的人。有杜迪列夫在场，区委书记和区执委主席就表现得毕恭毕敬，农庄主席们，即便是最受人尊敬的主席，如多纳特·鲍罗维科夫，也经常围在他左近打转，竭力效劳讨好——碰运气没准人家会从盛宴上给拨点残羹剩饭，什么水泥、钉子或者铁皮之类，这在农业供应处可是哭干了眼泪也无从求得的。

杜迪列夫刚刚开展他的事业。他还要将窄轨铁路的“触须”伸向密林深处。他要用木材采伐线将森林切割成方块。供应他这个联合企业的将是有几十个新采伐点的四个林业局，这些采伐点将散布在眼下还只有吉杰林卡的森林各处。集材拖拉机的轰鸣、电锯的呼啸、小内燃机车的汽笛，会把狗熊惊得四散奔跑。谢苗·吉杰林的统治终将结束。

是的，终将结束，不过，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而眼下的谢苗·吉杰林和杜迪列夫，则把猎枪靠在白桦树干上，肩靠肩地在休息，一面驱赶着蚊虫。

谢苗·吉杰林毫无出众之处——个子不矮也不算孱弱，但也没有强壮到令人注目。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道粗糙的伤痕，以致右眼要严肃地眯起来才能看人。伤痕不是狗熊的作品，虽说谢苗这辈子不

多不少刚好打了四十三头大家伙，还外加二十来头幼熊和熊崽。伤痕来自战争——谢苗·吉杰林和其他工兵在捷斯纳河架桥的时候，一块德国地雷的弹片伤着他了。

杜迪列夫则象他自己那工地上的工人。褪色的便帽勉强拉到前额，旧上装的翻领皱皱巴巴，呢子马裤，胶皮靴。他解下一副崭新的子弹带，黄黄的皮革吱吱发着响，给扔到了白桦树下的猎枪旁边。他那粗犷、颧骨高耸的大脸盘确实象个工人，唯有那对灰色的深深凹陷的小眼睛，透出胸有成竹者的稳重、坚定，在提醒你——此人并不那么简单。

第三者是医士米佳金，谢苗·吉杰林的邻居。他秃顶，肥胖，穿着白大褂往村里的诊疗所一坐，看起来甚至还颇有点威风。邻村来的老太婆们害怕他，背地甚至还以名字和父称来尊称他，认为他是个学者。“那个区里来的女大夫算什么呀，哪能跟咱们的瓦西里·马克西莫维奇比。姑娘毕竟是姑娘，脸上搽粉，嘴上抹红，脑袋瓜里说不定还尽在找女婿呢……”但除了老太婆，瓦西里·米佳金就不享有任何人的敬重了。他的几个孩子穿着破裤子满村乱跑，自己又喜好喝酒。倘若有节制地喝点，那还好说，然而，他一喝就准胡来：“我们，”他说，“可是有实践经验的人，谁要上过大学，我们就把他塞进靴筒里去……”是个没正经的人。

因为是邻居，米佳金早就请求谢苗·吉杰林带他一起去猎熊了，说他年轻时玩儿过，准保不让他为难。谢苗把自己那支老式单筒猎枪给了他，再三叮咛：“别脑袋发热往前钻，咱们可不是去打兔子。跟上我，仔细听着每一句话……”

此刻的米佳金则无论对宁静，抑或是浅滩处的潺潺声，都毫不在意——他想必没有体验过自由的快感，而仅仅懂得他现在是与一伙受人敬重的朋友坐在一起，他的脸上露出一本正经的神色，竭力显得有头脑，甚至对那叮在秃顶上的蚊虫，拍打时也不无尊严感。

三

渐渐地，无忧无虑地拉起了家常，并非不可或缺，只是因为闷够了，觉得难受。话茬便从卡琳卡挑起……

“狗有一种本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习惯，”米佳金用眼角瞥了一下杜迪列夫，开始很有感染力地解释起来，“狗在桥上害怕了，这就表示有恐惧的本能。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是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卡琳卡习惯于害怕罗？嗨！”

谢苗冷笑了一声。

“不单单是一种习惯，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先天的……”

“嗨，吹吧，叶缅利亚，还是天生的呢。那为什么不光是咱们这里的猎人，甚至连七十公里以外日梅科夫附近的猎人，也驾着车来求我：看在基督面上，把卡琳卡下的那个小崽儿卖给我吧。他们怎么，是想来买一只从娘胎里出来就恐惧的狗吗？卡琳卡下的崽，一整窝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再没有更勇敢的狗了。”

“不能这样，老兄，怎么说呢，不能从狗的立场的高度来看问题。我给你找出科学根据……”

但此刻杜迪列夫开始说话了，于是，米佳金话说了一半便恭敬地住了嘴。

“勇敢……胆怯……一个词——相当于奖状，另一个——则相当于训斥令……”

“正是。”医士小心翼翼地随声附和，以防万一。

杜迪列夫仰天躺着，一只手搁在脑袋底下，另一只在懒洋洋地驱赶蚊子。

“我记得，战争期间咱们的一个侦察兵军官曾经说过：打枪的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个静候不动的人。他说，打枪的可以理解——他想杀你，自己也怕被杀，他跟你一样，也是个活人。可就是那猫着藏着、静候不动的——不明不白。不明不白、神秘莫

测——是最可怕的。由于莫名而恐惧，人们才臆想出了上帝，臆想出了鬼魂……”

“正是。”米佳金又随声附和。

“你说说，”杜迪列夫支撑着一个臂肘，欠起身，朝向谢苗说，“你是什么危难都遇见过了，扳倒了六十头熊，但你有没有自己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

谢苗·吉杰林陷入了沉思。

“没有过。要是吓得魂不附体——今天我也就不会跟你们一起坐在这冷清的地方了。”

“你不可能一次也没害怕过。”

“害怕嘛，怎么会没害怕过呢，你想，跟大家一样，我也是人嘛。”

“那你来说说……”

“那有什么——喏。什么事没有呀。马克西梅奇，你想必还记得，克拉什卡出嫁那年夏天，我背回来多大一个家神吧？”

“怎么不记得呢。空前绝后的一个大家伙。”

“不错，是个大家伙。这家伙真可以把我撕成碎片，满树林子挂起来。我从猎棚里打了一枪。可难道一枪能把它撂倒？打中了肩膀。我听到——它大吼一声就往林子里逃。我下树，跟着就追。我们之间便照例展开了一场有趣的沾人游戏。它跑着，满树林子噼啪乱响，象着了火一样。我浑身湿透了，真想把棉袄甩掉，只是没有时间：必须把皮带解开，可

斧子插在皮带上……我追到了一片小白桦树林，从第二个枪筒又打出一发子弹，可就在这里我的心紧缩起来。白桦树林还是片幼林，它那脑袋可是，嗯，比小白桦还高。我把枪折过来，弹药装进去，一看，卡住了，怎么着也无法把枪合上。而它却走过来了，撑着熊掌，真该死，眼瞧着就要扑上来……我把枪一扔，嗖地从腰间抽出斧子……斧子又管什么用，我的脑袋只过它的肚脐。在劫难逃，即便金刚罗汉也有归天之日，我也迟早一死，变成土墩间的一洼水。于是我挥起斧子，大叫起来……如果生命宝贵，你就一定会喊叫起来的。我杀了你，你会喊，没出息的！骂娘的粗话满林子直响……也真怪，看来是我着实嚷了一通，它竟啪地四肢落地，扔下我跑了。我可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每一个骨节都在颤抖，双手不听使唤，半天也没把斧子插进腰带……”

谢苗·吉杰林默然了。在他那颧骨上绷着道伤痕、饱经风霜而发暗的面庞上得意地闪过一丝不很分明的笑容。杜迪列夫和米佳金安静了。他们的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一幅图景：夜半死寂的森林和叫声。这一声呼叫是如此狂暴，甚至钻进了受伤野兽的脑子，钻进了它那因伤痛和绝望而麻木发昏的脑子。狂暴对狂暴，强有力的动物对更加强有力的动物。

杜迪列夫打破了沉默：

“你终究还是把它打死了吧？”

“那它还能往哪儿逃？在波米亚尔峡谷附近我把它按倒了。你胡作非为吧，可猎枪毕竟不是跟你闹着玩儿的。拖到家来，扒了皮，钉得齐屋檐那么高，就这样那后掌还碰到了草地。大家都惊叹不已……”

“绝无仅有的家伙，没说的。”米佳金叹了口气。

这时，从旁边传来了手风琴的声音。不知是哪双不灵巧的手在随心所欲地乱拉“打开再关上吧……”，听来十分单调。但在这些声音里却有某种纯朴、憨厚，与大森林亲近的东西，一如那灌木丛中浅水滩的呜咽。

“嗨，好象有个捣蛋鬼正上这儿来，”谢苗惊讶了，“想必是打波日涅夫卡来的。”

走到林中空地来的是一个小伙子，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黑呢制服，干干净净的衬衫，翻领在外，肥大的裤腿悬垂在靴筒上，手里拿着一个漆光铮亮的赫罗姆卡^①，圆圆的脸蛋因汗湿而泛出光泽。

“一点不错，是从波日涅夫卡来的，”谢苗宣布道，“队长米哈依尔的儿子，拖拉机手……喂，小伙子！打扮得那么漂亮上哪儿去呀？该不是去沼泽地跟树怪成亲吧？”

① 赫罗姆卡：自然音阶的双排键式手风琴。

小伙子冷不防撞见了人，一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尔后才装得郑重其事地整了整肩上的手风琴皮带。

“上哪儿？自然是苏奇科夫卡呗。”

“想必是姑娘们在那儿举办晚会吧？”

“那还用说。”

“瞧瞧，这才是年轻人干的事儿。从波日涅夫卡到苏奇科夫卡，差不多十来俄里，其实整整有十五。看来是要在情人那儿过夜啦？”

“能过什么夜，早晨七点钟还得去上班呢。”

“好一个能干的小伙子！”

谢苗·吉杰林看着他，毫不掩饰赞赏之情，就仿佛看到了青年时代的自己。米佳金露出了表示谅解的微笑。杜迪列夫则不无好奇地仔细打量着。这位穿着节日盛装的小伙子，与大森林是如此不相称，在他看来，就象是件手工缝制的小玩具，或者是一尊粗糙的塑像，盖着层油漆，因而显得可笑地一本正经——眼下的城里人正时兴这样的玩意儿。

“可我们却上你们这儿来了。”谢苗对小伙子说道。

“知道。父亲说过。”

“你们没把野兽吓跑吧？”

“谁也没走近过。”

“这就是罗……走吧，小心别迟到了。”谢苗宽厚地让他走。